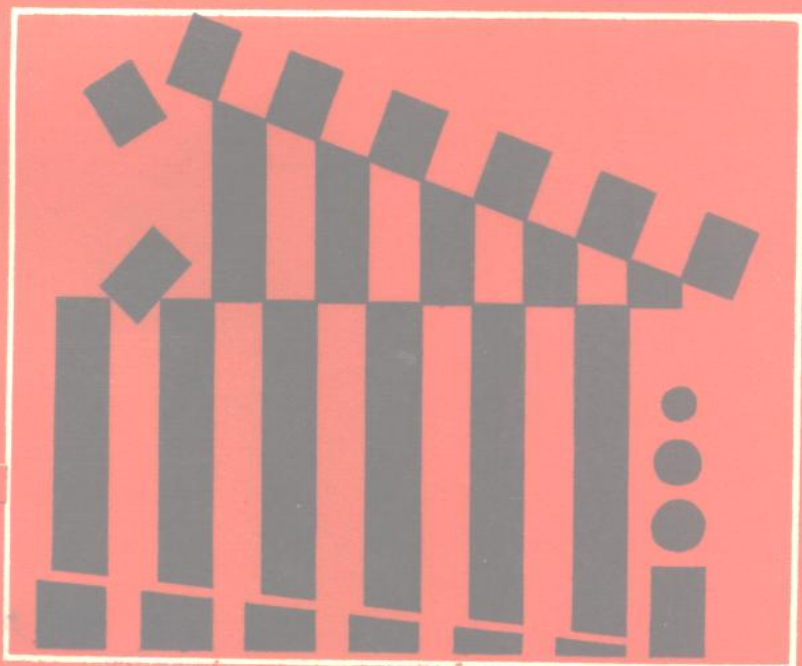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文库

人道主义哲学

〔美〕科利斯·拉蒙特 著

贾高建 张海涛 董云虎 译



华夏出版社

人道主义哲学

〔美〕科利斯·拉蒙特 著
贾高建 张海涛 董云虎 译

责任编辑：刘卫平

封面总体设计：郭力 钮初 呼波

王大有 李明

本书封面设计：呼波

THE PHILOSOPHY OF HUMANISM

by

Corliss Lamont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NEW YORK 1982

人道主义哲学

〔美〕科利斯·拉蒙特 著

贾高建 张海涛 董云虎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6毫米32开本 9.75印张 215千字 插图2

1990年7月北京第1版 199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7-80053-583-5/B·032

定价：5.50 元

译者的话

科利斯·拉蒙特所著《人道主义哲学》是西方关于人道主义的代表性著作。

拉蒙特是美国著名的人道主义者，美国人道主义协会的名誉会长。他既是学者，又是社会活动家，在人道主义者当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名字被收入了《世界名人录(Who is Who)》、《当代人物传记》和《美国哲学辞典》，我国出版的《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也收入了他的条目。他的这本书，全面阐述了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思想渊源和历史传统，以及它的各种类型，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该书第一版出版于1949年，以后一版再版，到1982年已经出了第六版。在再版过程中，作者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原书不断进行新的修改和扩展。几十年来，这本书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人道主义运动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可以说，要了解西方的人道主义，必读此书。

人道主义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关注的热点之一，而要研究这一问题，就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为此我们根据英文1982年增订版(第六版)将此书译出，以适应国内读者的需要。

本书译者具体分工如下：

贾高建 第六版导言、第五版前言、第五版序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董云虎 第四章、第五章

张海涛 第六章、附录(人道主义两个宣言)

对于本书翻译中的缺点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88年3月

第六版导言 揭露道德多数派

我的一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充满了斗争的一生，特别是在公民自由这个领域里，1981年，当我80岁的时候，我打算就此引退，不想再介入任何新的冲突了。然而没有料到，与我的愿望相反，我突然被卷进了由一个新的组织——道德多数派所掀起的社会—宗教漩流中。该组织是在1979年由牧师杰里·福尔韦尔、蒂姆·拉海伊以及其他右翼浸礼派宗教狂们创立的，它宣称，世俗的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者是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一切罪恶的本质根源。而所谓人道主义简单说来就是这样一种哲学(或宗教)，其总的原则是着眼于福利、进步以及今生今世的人的幸福。

作为美国人道主义协会的名誉会长，道德多数派对人道主义的攻击立即涉及到我。而当蒂姆·拉海伊于1980年出版了《为心灵而战》一书后，我就更是直接地被牵涉进去了。他这本被道德多数派奉为“圣经”的书从我的《人道主义哲学》中摘引了不下36段之多，来说明上述观点的可怕性。他还引用了《人道主义宣言》之一和之二。象道德多数派的其他领导人一样，拉海伊先生无限度地夸大人道主义的影响，他写道：

“当今多数人并未真正认识到人道主义是什么东西，以及它如何毁坏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国家，并且总有一天要毁掉整个世界。当今世界上的多数罪恶都可以追溯到人道主义，它已经左右了我们的政府，盛行于联合国，充斥了教育、电视以及生活中其它有影响力的东西。但我相信我们还是有时间来战胜

人道主义，以扭转我们国家中道德的堕落，这种堕落已使我们滑向《圣经》中所说的‘罪恶之地’。”

俄勒冈州艾施兰德地方的福音派牧师利奥·瓦恩在1981年8月的一次电台广播中进一步推进了拉海伊的指责：“人道主义者们控制着美国。美国被设想为一个自由的国度，但是我们真的自由吗？……如今人道主义组织——ACLU（美国公民自由权联合会）和AHA（美国人道主义协会）——控制着电视、广播、报纸、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我们国家的每一个部门……。人道主义者们将会继续领着我们走向法国革命那样的混乱。说到底，正是这种人道主义哲学断送了法兰西，而为拿破仑·波拿巴这个独裁者铺平了道路。而今人道主义者们则是要确立他们自己的独裁者了。……”

作为一个有着将近50年资历的积极的人道主义者，我对拉海伊和瓦恩的无稽之谈感到吃惊。人道主义者在美国不幸还处于少数地位，AHA（美国人道主义协会）的成员从未超过6000人，目前只有大约3000人。它在全国各地的分会组织不超过50个。当然，有相当一个数目的人道主义者不属于AHA，还有更多的人们则没有意识到他们是人道主义者，甚至有可能不知道这个字眼。我们的哲学（或宗教）在文明世界确是有相当的影响，如果它真有道德多数派所归之于它的那样的力量，我们人道主义者就真是要为之而欢欣鼓舞了。

但是拉海伊、瓦恩、福尔韦尔和他们的同伙信口雌黄地夸大了人道主义的控制力。我看道德多数派完全是一个由一些宗教狂组成的蛊惑集团，他们就象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一样，需要找一个有魔力的替罪羊来纠合党徒，并对那些危害美国以及世界的严重问题作出简单的、一了百了的解答。道德多数派选择了热心于社会福利的人道主义者们作为它的靶子，企图摧垮他们。这一恶毒的

进攻与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得意时期对共产主义和被指控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们所进行的疯狂的政治迫害没有什么两样。

道德多数派的历史根源，在柯特·西兹莫的讽刺诗《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宣言》中曾作了生动的描述：

每一个不同的时期
偏执者的恼怒
总要求另一个兴奋点，
于是怀恨在心的人
便用变戏法的咒语
让另一个魔鬼出现在舞台前：
这个魔鬼曾是犹太人
然后便是女巫
后来又是挖沟筑渠的黑人；
这个魔鬼还曾是披着伪装的
温和激进派
以及贴着标签的
共产主义者；
而如今，眨眼之间
这个魔鬼又成了人道主义者！

出色的幽默作家阿特·布赫瓦尔德在一个题为“穷追猛打世俗人道主义者”的报纸专栏里写道：“世俗人道主义者的危险之处，在于他们看上去是跟你我一样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是你的好朋友，而你却不会知道他们是人道主义者。他们可以进到你的屋子里，逗你的孩子，吃你的东西，甚至和你一起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足球赛，而你却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读过《诱饵》、《华丽的新世界》和《经营越桔的芬兰人》。……没有谁是安全的，除非国会设立一个

反对世俗人道主义者的委员会来对付这些家伙。要招集证人，让他们拟出名单来。”

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同布奇沃德一样对道德多数派的滑稽表演感到可笑。然而，思虑之下，我意识到人道主义者们和广大的美国人民对这个道德多数派还真不能掉以轻心。据其首领杰里·福尔韦尔宣称，他们一个星期可收到100万美元的捐助。福尔韦尔的“古时福音节目”周六和周日的上午在全国范围的389个电视台和450个广播电台播出。据可靠估计，福音派的电子广播机构拥有1400个以上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每周都有数百万听众和观众收听和观看他们的节目。

拉海伊和道德多数派的其他领导人给人道主义者制造的首要罪名，是他们的“非道德性”，说他们属于那种破坏“传统家庭和我们的民族赖以建立的道德准则”的人。道德多数派在对人道主义哲学（或宗教）进行这种无知的攻击时，闭口不提人道主义者所坚持的那些意义深远的道德准则。

事实上，人道主义的最高道德目标，就是依靠理性、科学、民主、友爱等手段，去谋求全部人类的现世的幸福。人道主义对其它哲学或宗教的合理原则是兼容并蓄的，所以，尽管它把基督教的超自然的方面看作是富有诗意的神话，它还是吸取了《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所提出的许多道德观点。在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信守“十诫”——例如“切勿偷盗”、“切勿杀生”、“切勿说谎”——这样的戒条对我们更为需要了。至于说在各行各业中都保持古朴的诚实，这一要求的基本的重要性，我们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

《新约》的信条可以给人道主义提供许多一般的、有关人道的道德观点。耶稣反复讲到的社会平等、人人皆兄弟以及世界和平等等，正是明白无误地反映了人道主义的理想。他的一些教义，

包括《山上宝训》中的训教，其中所包含的道德意义将永远激励着人道主义者和所有其他的人。还有什么能比基督的这些教导更加人道主义化：“你们要认识真理，真理会使你们得到自由”；“我想他们可以享受生活，并且可以使之更加丰富充裕”。人道主义的道德命令就是满怀同情地关心我们身边的一切人。

道德多数派完全背离事实，毫无根据地继续指责人道主义是“非道德”的，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宗教”。它把人道主义者所赞同的某些道德进步错当成是相应的道德败坏。而道德多数派自己的所谓“道德”，就体现在它专制地认为只有它才掌握着上帝的真理，而没有任何讨论或持异议（这是民主的精髓）的余地。这个自以为是道德多数派——我们有幸得知它实际上是个“少数”派——倒是非常需要改进一下它自己的道德准则，这一点从它对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无端诽谤中便可证明。

让我们不要忘记，反对超自然主义而谋求此生此世的人的满足的人道主义哲学，在西方有着光荣悠久的传统；许多哲学家、诗人、作家、艺术家以及宗教先知们都曾为这一传统做过贡献。它起始于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由古罗马的卢克莱修所承继，在经过中世纪的湮没之后，又于17世纪被无畏的丹麦哲学家斯宾诺莎所复活。在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包括狄德罗和伏尔泰，继续发展了这一传统；而到了20世纪，它在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约翰·杜威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在英国最主要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启迪人脑的文献中，达到了自己的最高峰。

道德多数派谴责所有的自由主义者，特别奇怪的是他们把美国公民自由权联合会（ACLU）单列出来加以特殊的非难，一再荒谬地将这一组织称为“共产主义的前沿阵地”。蒂姆·拉海伊在他的书中写道：“在破坏法律、道德以及美国人的传统权利方面影响最大的组织就是ACLU。它建立于1920年，是人道主义运动的合法武

装。……”这当然是十足的胡说。拉海伊接下去说 ACLU的创立者有美国共产党的前领导人威廉·Z·福斯特、联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约翰·C·贝内特，还有约翰·杜威和我。这里所列举的完全不是事实，该书的作者不过是想用此来把ACLU 诬蔑为一个激进组织罢了，拉海伊的学识简直令人发笑。

1981年6月，当我在纽约市同纽约州的道德多数派领导人丹·C·福尔进行电台辩论的时候，他也是用同样的腔调宣称ACLU“是由共产党人创立的”。在对《纽约》杂志的一篇谈话中，福尔声称他能够证明“共产主义的前沿阵地”这一指责：“我有许多书刊可以提供文件证明。有大量的例证可以说明美国公民自由权联合会有共产主义性质的行为。”当问到他是从哪里了解到这一情况时，福尔答道：“我是从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机构之一——约翰·伯奇协会了解到的。”提出这样一个反动组织作为事实材料的来源，这本身就足以证明他的断言不能成立。说实在的，福尔根本不懂《人权法案》和公民自由权的涵义，他以为ACLU有时完全正当地维护共产主义者的公民自由权，那么就想必是共产主义的前沿阵地了。岂不知ACLU同样也会维护道德多数派的公民自由权，如果它有这个要求的话。

瓦恩牧师从另一个角度向ACLU发起攻击：“无疑地，我们遇到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性犯罪现象。那么这是谁之过呢？是美国公民自由权联合会的人道主义首脑们，以及他们的负有道德罪责的同伙——那些由人道主义政治家们所任命的法官们。多次的公众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色情文艺，然而它却依然缠绕着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人道主义者们的法令准许它存在。”这一类言论，象道德多数派对ACLU和人道主义的其它许多攻击一样，是那樣的牵强附会，以至于自相矛盾。

美国公民自由权联合会也曾对上述各种攻击进行了回击。其

会长诺曼·多森，纽约大学出色的法学教授，把道德多数派同其它一些“新权利”组织诸如“鹰之论坛”、“基督教广播联播公司”、“国策商讨会”、“遗产基金会”等等联系起来，指出：“这些新组织正在发展中，并且日益壮大。他们的议程很清楚，也很吓人：他们意在摄取政府权力，然后用它来建立一种正统的宗教—政治统治。……他们的这种‘爱国主义’同美国政治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全部自由原则是相背离的，是不能容忍的。它同《第一修正案》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的保证直接对立，它威胁学术自由，它拒绝给予不同组织的人们以同等的法律庇护。……实际上，这种新的宗教势力代表了一场偏激的、反《人权法案》的运动。……一切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应该起来反对他们。”

多森教授还强调了另一个重要之点：令人惊恐的书报检查制度正在美国各地兴起。这个制度是由道德多数派和其他右翼组织的成员创始的，其目的在于从公共图书馆和学校教科书中清除那些被认为是人道主义的或者据说在讨论性关系方面走得太远的材料。1981年5月17日的《纽约时报》登载了丹纳·克莱曼的精巧文章，讲到反对人道主义的家长们如何要求图书管理员和学校教师撤除所有带着人道主义味道的书刊。克莱曼小姐写道：“通过在家长会上分发的各种小册子和放映的电影，这些家长们被告知，人道主义通过‘灌输’使学生接受自杀、流产和安乐死。……”具有代表性的小册子标题有：《关于在学校中同人道主义宗教作斗争的家长指南》、《反上帝的人道主义者在控制着我们的孩子》以及《人道主义在缠绕你的孩子吗？》

美国图书馆联合会“知识自由”问题办公室主任朱迪思·克鲁格在谈到书报检查制度时宣称，一般每年“仅是有报道的书报检查事例就达300起左右。”她随后接着说：“在上一个学年（1980—1981）中，这个数字增加了两倍，已达900—1000例之多。”普林斯顿

大学的历史教授西奥多·K·拉布在给《纽约时报》(1981年9月16日)的一封信中,讲述了隐蔽的书报检查是怎样进行的。他指出,对道德多数派及其盟友的畏惧,“已足以阻止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去作出为大多数史学家们所不能接受的论述和阐释,这方面的例子我是最了解的。成千上万的教材甚至因为有只言片语可能不符合所谓‘正确的’东西而遇到麻烦;出版者在意识形态的要求面前只好退缩。”

道德多数派对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现状尤为关心。于是杰里·福尔韦尔宣称:“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正在慢慢地将堕落的、反道德的性教育方面的材料‘偷运’到公立学校系统中。”他和他的同伙们反对美国最高法院在60年代关于取缔公立学校中官派牧师的裁决,而他们自己却希望取消允许学生提问并要求学生发表意见的“公开”课堂,其理由是这种程序“不承认绝对的正确与错误。”《纽约时报》在1981年5月20日的一篇题为《以无知为盔甲》的社论中指出,道德多数派的信徒们“建议让学生们都披上无知的盔甲”。社论接着援引得克萨斯州一位教师的话:“在这个教学方案中,有没有什么引起争论的东西呢?如果有,我就不采用它。我不用那种还得让孩子们进行鉴别的東西。”“当然不喽,”这篇《时报》评论道,“照此说来,这位教师试图对学生进行教育,这本身也可以说是罪过了。”

尽管道德多数派坚决主张不去干涉政治候选人,但1980年11月美国参议院的自由主义支持者伯奇·贝赫、约翰·卡尔弗、弗兰克·丘奇和乔治·麦戈文等人竞选失败,它的宣传就是一个主要因素。拉海伊申明:“现在是1.75多亿赞成我们观点的美国人走向投票站,把600个人道主义者从公共机关中选出去的时候了。因为这些人的趋向社会主义的观点不能代表他们。”道德多数派公然企求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美国政府,通过一个基督教的人权法案,制

造一个基督教的美利坚；他们无视我国政治和宗教多元化的传统，妄图把非基督教的派别诸如道德文化派、佛教、伊斯兰教、道教以及最要紧的犹太教统统贬到下等地位。丹·福尔所采取的立场是，除非犹太人承认基督就是弥赛亚，否则他们都得入地狱！他还公开声称，他的亲密朋友上帝是个“极端的保守主义者”。

道德多数派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新权利”组织还通过“利用宗教力量以达到政治目的”（用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的话说）而间接地、不断地违反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基本组织原则。1981年9月，这位可敬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在参议院出乎意料地抨击了道德多数派及其同伙。他警告说：“这些正在我们的国土上生长起来的宗教派别，并非将它们的宗教影响局限于智慧和学识的范围。他们正在试图迫使政府领导人百分之百地遵从他们的立场。……坦率地说，我讨厌和厌恶那些周游全国的政治传道士，他们对我说，作为一个公民，如果我想要做一个合乎道德的人，我就必须信仰这个，信仰那个。这些人把自己看做是什么人？他们从哪里获得这种权利，可以把他们的道德信念加之于我？更使我感到生气的是，作为一个议员，我必须忍受每个宗教组织的威胁，这些组织自以为有某种上帝赐予的权利，来左右我在议院的每一次投票。”

我从未想到有一天我竟然会跟巴里·戈德华特走到一起来。但是现在我欢迎他成为反对道德多数派的斗争中的一个可贵的同盟者。

被戈德华特列入道德多数派的有北卡罗里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和约翰·P·伊斯特，以及亚拉巴马州的杰里迈亚·登顿。就是这个登顿参议员，参议院安全与恐怖主义问题委员会主席，在1980年的竞选中提出了一个联邦法案，要求对通奸者处以死刑。这个法案汲取了伊朗伊斯兰法律的严酷性，它可以大批

地处死美国国民；——这本身就是恐怖活动的一个范例，而登顿的委员会照理说应是以揭露恐怖主义为己任的！

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拉海伊在他的书中指责600个重要的人道主义者持有“趋向社会主义的观点”。这是道德多数派攻击对手的惯用手法之一。无论是人道主义哲学还是美国人道主义协会，都没有倡导社会主义，也没有鼓吹任何一种特定的经济制度。就成员而论，AHA欢迎一切赞同它的基本原则的人，不论是资本主义者、共和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不论是教师、学生，还是工会会员。然而道德多数派的成员们却一再说人道主义者喜欢社会主义！

还有一个问题便是关于流产的问题。道德多数派气势汹汹地反对所有一切支持流产的合法权利的人们，特别是人道主义者们。人道主义者的立场是，在怀孕期的头3个月内，流产一般是应当允许的，正象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以7比3的多数票所裁定的那样。人道主义者认为，妇女们应该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而流产是抑制威胁世界的人口过剩现象的正当手段。然而杰里·福尔韦尔却宣称，自从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之后，“美国已有600万未能出生的婴儿被合法地谋杀了。这个数字超过在希特勒德国的大屠杀中死亡的犹太人的数字。”

丹·福尔在一次公开集会上说，流产即是谋杀，“如果一个妇女杀死一个婴儿，她便是谋杀者。”有人问道：“那么她是否应该被处死呢？”福尔搪塞说他不敢肯定，因为流产在法律上是合法的，不过他倒是愿意研究这一问题。道德多数派的首领们喜欢把人道主义者称为“谋杀者”。

当里根总统任命亚利桑那州的桑德拉·戴·奥康纳法官为最高法院的第一位女法官时，道德多数派和它的支持者们最为激烈地反对参议院认可对她的任命。他们所坚持的理由是，奥康纳法官竟

然赞同流产的合法化。福尔韦尔把这一任命说成是“灾难性的”。然而，参议院于1981年9月一致通过了对她的任命。

毫不奇怪，道德多数派和其它“生活权利”组织极力支持“人类生命法会议”所通过的法令，这个法令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将流产宣布为非法，其根据是人的生命和人本身在怀孕的瞬间就已产生了。法律专家们认为这个法令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它跟最高法院的决定相抵触。道德多数派还迫使这个会议以必须的2/3的票数通过一项法规，授权各州执行宪法的“人类生命修正案”，这个修正案也同样是禁止流产的。

道德多数派声称支持妇女的平等权利，但是他们却极力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拉海伊将其称之为“平等谬误修正案”^{*}。他们至少在15个州中对阻止这个修正案的通过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道德多数派还激烈反对在公立学校中进行理智的性教育，特别是谴责工作出色的“美国性知识和性教育联合会”(SIECUS)，他们对这一组织的不知疲倦的领导人 and 杰出人物玛丽·S·考尔德伦抱有特殊的敌意。道德多数派还诅咒有成绩的计划生育组织是“反家庭的”，尽管这一组织的基本目标就是改良家庭。女演员凯瑟琳·赫伯恩已在计划生育联合会关于反对道德多数派的呼吁书上以个人身份签了名。

在人类起源问题上，道德多数派坚持对《圣经》和《创世纪》的字面解释，由此坚持认为全能的上帝在6天之内创造了世界，反对被人道主义者看作是真正科学答案的达尔文进化论。道德多数派主张创世说应与进化论在教育体系中占据同等的地位。他们在加利福尼亚提起诉讼，企图迫使公立学校将创世说包括在课程体系内。虽然他们最终败诉，但不久之后阿肯色州却通过法律，要求

* 英文中“权利”与“正确”是一个词(right)，所以拉海伊用“谬误”(wrong)一词与之相对应。——译注

该州的公立学校为“科学的创世说”提供同等教学时间。美国公民自由权联合会基金会据此对阿肯色州提起诉讼，指控该州通过的这项法律违反了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的《第一修正案》，这诉讼获得成功。

ACLU基金会现在正在路易斯安那州跟同一类的关于创世说的立法作斗争。原教旨主义者•们还曾试图让其它13个州接受这种法律，但却没有得逞。

尽管人道主义者更加倾向于把自己称作非有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但是道德多数派的发言人坚持把所有的人道主义者都说成是有害的无神论者。人道主义者没有发现有什么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超自然的上帝作用于这个世界，并引导人类走向神秘的归宿；但是宇宙的浩瀚无边使他们不便断然否定亿万光年以远的亿万个星系中，绝对没有上帝的存在；这些星系都包含有亿万颗恒星，而其中许多都可能带有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生命的行星。例如，不论是基督教徒还是人道主义者，都不可能确切地发现广阔的银河系中正在发生什么，这个星系包含有大约4000亿颗恒星，包括我们的太阳在内。距我们太阳系最近的恒星尚在4.27光年或者说25万公里以外，而距银河系最近的几个星系都有100万光年之遥。茫茫宇宙，其起源、规模和命运都是神秘莫测的，对此人道主义者只能表示敬畏。

道德多数派的最大过错之一，是它的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以及对里根总统毫无必要地大幅度增加美国防务预算表示支持。1980年卡特总统已经为防务预算拨款1420亿美元，而里根每年增拨100亿，并且已经为下一个五年提出了一个总计约1.5万亿美元的庞大计划。五角大楼还要花更多的钱制造新的更致命的核武

• 原教旨主义者系指基督教中相信《圣经》所记载的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反对较为近代的教义的那一部分人。——译注